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名 将 之 花

萧 建 国

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名 将 之 花

萧 建 国

责任编辑：陈望衡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55,000 印张：4.625 印数：1—36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270 定价：0.40元

编 者 的 话

粉碎万恶的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，欣欣向荣。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，正在茁壮成长。

少年儿童，今天是祖国的花朵，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主力军。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。

这套丛书，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，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，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艰苦奋斗、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，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，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。

这套丛书，由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陕西四省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，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，力求写得生动活泼、引人入胜，为少年儿童所喜爱。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、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都来支持这项工作，共同努力，把这套丛书编好。

悼左权同志

名将以身殉国家，
愿拼热血卫吾华。
太行浩气传千古，
留得清漳吐血花。

朱 德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

目 录

一、挥戈退敌·····	(1)
二、野宴待嘉宾·····	(11)
三、贴心话说给贴心人·····	(18)
四、排球场上·····	(25)
五、今天真热闹·····	(32)
六、粉碎敌人的“秋季攻势”·····	(41)
七、好丈夫与好爸爸·····	(48)
八、带兵的人·····	(54)
九、两菜一汤的故事·····	(63)
十、依依同志情·····	(67)
十一、来了一位女客人·····	(75)
十二、“参谋长手下留情”·····	(80)
十三、麻田开荒·····	(85)
十四、圣人泉·····	(93)
十五、保卫黄烟洞·····	(100)
十六、又是一夜没睡·····	(104)
十七、一只水桶·····	(108)

十八、讲演者的风度.....	(111)
十九、冬练“三九”	(117)
二十、突出去，突出去!	(122)
二十一、浩气长存.....	(128)
后记.....	(136)

一、挥戈退敌

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的一天中午，在太行山边沿地带，府城到良马镇的大路上，一匹枣红马飞奔而来。一位小个子的八路军战士俯下身躯，全身弯成一个弧形，就象一张待发的弯弓。枣红马绕过山嘴，战士忽然一抖缰绳，驱马离开大路，插进山坡，顺着光秃秃的山野跑下去。穿过山岭，跨过一道干涧，跳下一堵断崖，又到了大路上，战士双腿用力一夹，枣红马又撒开四蹄狂奔起来，远远看去，就象一团火掠过山路。府城远远在望了，战士在马上坐正了身子。守卫在城门边的战士刚刚看清骑手的面容，还没有来得及立正行礼，枣红马已经一冲而过，跑进城去了。

街上到处是来狂奔忙的八路军战士，没有老百姓。枣红马驰过长长的街道，来到一栋青砖瓦房门前。这里是临时指挥部，坪里站着警卫战士。骑手猛然一勒马缰绳，枣红马竖起前腿，直立着在原地转了个圈，“啾啾”地叫起来。骑手飞身下马，把缰绳丢给一个战

士，大踏步地走进指挥部。

“总司令！”他进门就叫了一声，刚骑马跑了这么长的路，他微微有点气喘。

朱德总司令正俯在桌上察看地图，听到叫声，抬起头，微微笑了：“左副参谋长，回来了！”

嗨，这位貌不惊人的小个子战士，就是驰名中外，威震敌胆的“名将之花”——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。只见他几步跨过去，也趴到桌上，拣起一朵小白旗，按在地图上的良马镇上，说：“情况很紧急，敌人已经占领这里，番号××××，兵员三千，带有小炮，离我们不到十里地。”

原来这正是大战前夕。两天前，日本侵略军出动三万大兵，从太行山周围交通线上，分成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扑来，妄图用分进合击的办法消灭八路军主力，吃掉总部首脑机关，彻底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。朱总和左权把作战部署安排停当以后，带着两个警卫连，在今天上午撤离到这里。谁知迎面遇到了敌人。

大军压境，迫在眉睫，怎么办？

左权锁紧眉头沉思着。

他正当中年，中等个儿，脸微黑，眉目英俊，两眼含威，兜腮胡子刚刚刮过，泛着青色，一身几乎褪成白色的灰粗布军装，尽管被汗水濡透了，仍然整齐

地穿着，风纪扣未动，皮带未松，腰板挺直，双脚略略叉开站着。长期的军队生活，使他养成了十足的军人风度。

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中，左副参谋长的年纪最轻，比朱总小了整整二十岁。然而朱总对他非常器重，也特别尊重。副参谋长在黄埔军校毕业，又到苏联留过学，一直学的军事，肚子里装满了理论，回国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，又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，再加以学习的勤奋，使他成了一名很有威望的年轻军事家。每次作战，朱总司令总是认真倾听他的意见。

沉思片刻，左副参谋长耸了耸眉，微微抬头，迎着朱总的眼光，说：“敌人三千，我们手头只有两个连，兵力悬殊。但这是非打不可的仗。把这路敌人挡在这里，就掩护了一二九师全歼进入口袋阵的敌军。这里四面是山，只有一条路可通，地势于我们有利。可以打！”

朱总眯起眼睛，听得很仔细。然后认真地推敲了一会儿，他猛地把军帽推到新剃光的后脑勺上，捏紧了拳头，说：“打！”

“把任务交给我吧！”左权跟着就请战。“队伍，一分两半，一人带一个连。”

朱总点头赞成，带上一个连，马上转移了。临走前，他把一个骑兵班留给了副参谋长。

左权带着队伍，也立即出发。出了城走不到两里地，大路转个急弯，两边高山峻岭，是一个打埋伏的好地方。左权在刚才骑马经过时，就已经打好了主意。他指挥队伍上山，隐蔽在沟坎里，掏出手榴弹来准备好，听口令一齐摔。

不久，大路拐角处腾起一股尘土，隐隐约约传来呜呜的马达声。战士们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，都偷偷地转眼去望副参谋长，悄悄地揭开手榴弹盖，勾住弦，盯着前面的大路。

敌人的汽车走得很慢，远看象是黑甲虫在爬。汽车两旁走着步兵。黑甲虫越爬越近，终于来到战士们的山脚下了。

“叭！”左权的左轮手枪响了。紧跟着，一百多颗手榴弹象乱鸦投林，一齐落在大路上；硝烟还没有散去，又是一百多颗手榴弹砸下来。敌人的汽车冒火了，转眼间变成几十堆废铁。

一声“撤”，左权带领队伍，迅速转移到府城左边的山头上，和敌人打开了山地战。且战且退，一直坚持到太阳落山，才放敌人进了府城。左权吩咐作战科长带上连队先去追赶总部，他自己带着骑兵班，留在

山上监视敌人。

天黑了。敌人在山脚下烧房子，远远近近燃起了熊熊大火。浓烟混合着暮霭，笼罩了天空。那些逃出去躲藏在深山里的群众，又被鬼子搜出来，带回镇里屠杀。杀完了又往尸体上淋汽油，点火烧，冒起的浓烟和臭味，长久地凝聚在空中不散。人们辛苦一年打下的粮食，被搜寻出来倒在街上喂牲口。鬼子滥施淫威，把一座热闹的村镇变成了恐怖的地狱。

左权坐在山头的一条土坎上，整整四个钟头。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山下燃烧的村镇，望着在火光中窜来窜去的鬼子兵。脑子里，就象被龙卷风搅动了，许多往事都被刮了出来。

他想到了东渡黄河以来，他们穿过了几百个被日本鬼子炸光烧光的村子，所过之处，一片废墟，满目荒凉。他想到了亲眼看见的成千成万的新坟堆，上面只覆盖着一层薄土，还看见过数不清的死尸横在郊野，无人收葬。他仿佛又听到了那次夜宿张庄，一位老大娘抓着他的手，呼天抢地的哭诉：“鬼子黑心肠呀，把我家小子活活地杀死了，老头子被抓去修碉堡，剩下个闺女叫抢走，……血海深仇一定要报呵！——要报呵！——要报呵！……”

夜露下来了，无声地覆盖在他的头发上，衣服上。

人肉烧焦的苦臭味，被风吹送过来直钻进他的鼻孔。新仇旧恨，象火一样燎着左权的心。他攥紧枪把，在心里狠狠地骂道：“对这般畜牲，只有狠狠地揍！揍！”

“副参谋长，”骑兵班长在他耳边轻声提醒，“三星当正了。”

左权从梦幻中回过神，这才发觉，山下的火光黯下去了，已经半夜过身。他默默地站起来，骑马离去。

回到总部的临时驻地，天还没有亮，房子里灯火通明。一见左权，朱总就拿着张电报迎上来，说：“刚收到的×部急电，需要派人去指挥作战。”

“我去！”左权说。他看了一眼房里，总部只剩下他和朱总两位首长，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。

朱总说：“任务很紧急，要马上出发。”

“我这就走！”左权说着，大步走到地图旁边。朱总跟过来，简略地交代说：“任务十分紧急，要和敌人赛跑，因为那个方向，正是敌人进攻的一个目标。敌人要从府城大路前进，你们也要走这条大路，但你必须在敌人之前赶到目的地，带领队伍阻击敌人。”

左权转身出门，仍旧带上骑兵班，顺山路飞奔下山。天亮时分，他们转到了大路上。笔直下山的小路和大路构成了“丁”字形，左权在路口上跳下马，向一个老乡询问府城的敌情。正谈着，一阵铁蹄敲击大

地的响声传来，他一转头，“啊呀”，不好！只见路口上黑鸦鸦的一片，敌人的几百骑兵奔驰过来了。

敌人也发现他们了，“叭叭叭”，枪声立即追了过来。左权身边的骑兵班猝不及防，一下惊散了。左权的马也吓跑了，两个警卫员赶忙去捉马。他的身边，就只剩下一个骑兵。

敌人的骑兵队伍象风刮着一样狂奔过来，“唔哩哇啦”地怪叫。左权一咬牙，大喊一声：“冲！”那个骑兵冲上去卧倒在坳口上，开枪狙击。左权也拔出枪，猫下腰，几个箭步冲到另一个地方卧下来，瞄准敌人一枪一枪地击发。

敌人停止了前进。那个骑兵扑到左权身边，焦急地说：“副参谋长，您快撤退吧！”

“退到哪里去？”左权沉着地反问，还笑了笑。“我们还要去完成任务哩！”说着就腾出手来，把枪压满子弹。这时，骑兵班已经集合好队伍，和随后赶来的一个警卫排一起回来了。

左权指挥部队，在路口子上面的山上，布成一个“人”字形阵势。这里山势险峻，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山上，正所谓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，现在有这么几十支大枪，足可抵挡住敌人的进攻。刚布置好阵地，敌人的冲锋就开始了。几百个骑兵挥舞着战刀，吼叫着，

声势汹汹地掩杀过来。冲到山路和大路的交叉点上，路口子变窄了，敌人拥挤着无法通过，战马高竖起前腿，厉声嘶鸣，马上的鬼子那狰狞的面目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正好成了八路军战士的活靶子。一声“打”，一阵枪声响过，鬼子兵象倒柴一样落下地来。

敌人没有后退，吼叫声更凶恶了，凶狠地催着坐下马，踏着同伴的尸体，更凶猛地冲过来。左权打得兴起，从一个战士手里抢过一支步枪，单腿跪在地上瞄准敌人射击。左权的枪法可准啦。传说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，红军在贵州的狗云场打了一个胜仗，随后召开了军团干部会。会场设在村中心一棵大槐树下。高高的槐树顶上有个老鸦窝，一只黑老鸦在上面直起脖子哇哇地叫得令人讨厌。左权那时是红一军团参谋长，到会很早，见此情景，就接过一支步枪，朝天举着，微微一眯左眼，一搂火，“呯”地一枪打去，黑老鸦应声坠地。警卫员捡过来一看，乌鸦的脑壳被打得粉碎。

左权的枪弹，这时候都准确地敲在鬼子的脑壳上。他提着枪，在几个山头来回地走，有时他举起望远镜看一看，专门找敌人的指挥官打。

战斗打得异常激烈。敌人的飞机出动了，牛一样地吼叫着，低低地在地头上空盘旋，刮得地上的残枝

碎叶呼地搅上天，又飘荡着坠下地。一颗炸弹落在左权身边，炸起来的泥土扑满他一身。警卫员着急了，扯着衣服要拉他下去，被他一甩手挣脱，又跑上了另一个山头。左权沉浸在战斗的激情里，他把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，都集中在枪口上，不停地射击，射击。

路口子上叠满了敌人的尸体，可是敌人丝毫没有后退的意思。左权焦虑地想道，自己的任务是把敌人挡住在这里以后，抽身赶到×部去指挥作战。他略一凝神，把大枪交给警卫员，然后指挥骑兵班撤离战场，到山后的峡谷里，骑上马来回奔驰，搅得烟尘迷乱，遮天蔽日。敌人突然发现这个情况，不知八路军来了多少增援部队，急忙停止进攻。

骑兵班遵照左权的命令，也停止奔驰，人下鞍，马衔枚，脚裹布，绕个弯悄悄运动到敌人侧面。一声号响，骑兵班挥刀跃马杀出，拦腰插进敌阵；左权也率领部队从山上冲杀下来。一时间神兵天降，杀声震野。敌人被这突然袭击打昏了头，来不及还击，掉头便逃。

左权也不追赶，集合起队伍，快马加鞭，顺着大路旁边的山间小道，翻山越岭，在敌人之前赶到目的地，胜利地阻击了敌人。

第二天，——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，粉碎日寇

“九路围攻”的战斗全面打响了。激战一天，大获全胜，歼敌两千两百多，把敌人赶出了晋东南。这一胜仗，使八路军在太行山站稳了脚跟，为晋、冀、鲁、豫边区的创建奠定了基础。

二、野宴待嘉宾

一九三九年夏天，八路军总部转战来到武乡县砖壁村。

他们是在半夜到的，为了不惊动老乡们，左权命令部队就在村子北边的玉皇庙旁边露营。第二天清早，老乡们下地割麦，路过这里，看见许多八路军战士正在搬砖弄瓦，和泥抹墙，整修庙宇，便连忙找来农会主席，一起去见部队首长。

他们在一群抬土坯的战士中间，找到了左权副参谋长。

“首长，”农会主席见面就说，“部队咋不进村啊？”

“这里不是蛮好吗？”左权笑着回答。

“嗨，我们的房子再不咋的，也比住这破庙强啊！”

左权诚恳地说：“老乡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，我们能克服困难，就不应该增加你们的负担。你看，我们把它清理一下，住下来，比长征的时候强多了！”

左权转过话头，向农会主席问起了村上的工作，